

## 纵 深

## 红歌如此嘹亮

## 全省政法系统纪念建党 90 周年红歌合唱比赛侧记

■本报记者 王春芳 文 王志浩 摄

昨天上午 10 点起,杭州体育馆就被浓浓的红色激情包围了。由省委政法委主办的全省政法系统先进表彰大会暨纪念建党 90 周年红歌合唱比赛开幕前夕,来自省级政法各部门、省军区、省武警总队的 11 支代表队陆续赶到现场,开始了演出前的紧张排练。



省武警总队代表队的官兵们刚从抗洪一线回来就投入紧张的排练

## 武警官兵

## 刚下堤坝就上舞台

昨天中午 12 点刚过,3 辆省武警总队直属支队的卡车停在了体育馆门口。车身上,“不怕苦,不怕累,你我同行抗灾难”的抗洪标语横幅还未摘下;车厢里,救生衣、铁锹等抗洪物资排列整齐——这支车队,刚刚从诸暨的抗洪第一线回来。

一声令下,80 名武警战士整齐快速地下车、列队。就在昨天,他们还在抗洪现场连续战斗了整整 12 个小时,而且是连夜填补了一个堤坝缺口。

“我们随时待命,一有情况,马上出发。”直属支队二大队教导员江波告诉记者,近两个月来,这些 20 岁左右的小伙子在不耽误各项任务的情况下,积极参与红歌大合唱排练。白天任务重,就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唱歌。“我们开玩笑说,咱们是白天练腿,晚上练嘴。”

“二万五千里万水千山,突破重围去抗日,高举红旗上延安。转危为安靠谁人?伟大的共产党——”排练的时候,战士小李唱着唱着,眼眶就发红了。“昨天,我们扛着沙包在堤坝上一趟趟跑,真的累得不行了,教导员就喊大家‘来唱首歌’。当时,我们唱的就是这首歌。唱着唱着,劲儿就来了。十几个小时,就这么坚持下来了。”

## 年轻检察官

## 连去 KTV 都点红歌

体育馆一楼大厅里,120 位省检察院的检察官齐刷刷站成方阵,做演出前的最后一次排练。“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庆祝党的生日,我们每个人积极性都很高,每次排练都特别认真,从没有人缺席。最有意思的是,我们这些年轻人就连去 KTV,点的歌也都成了革命歌曲。”省检察院一位参加演出的 80 后“检察官告诉记者。

“我们合唱团的大多数人都年轻党员,因为年轻,对建党的历史、革命历程的了解也相对比较缺乏。但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排练,我们对共产党员这一身份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唱着嘹亮的革命歌曲,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。”他说。

## 律师开完庭

## 就往回赶只为参加排练

相比之下,省司法厅律师合唱团的排练就多了不少波折。“律师的工作更分散独立,所以集中排练的难度很大,人员很难到齐。但是大家都很努力,想方设法抽空参加排练。有的律师在外地开庭,一开完庭,晚饭都来不及吃就往回赶。尽管有时候会迟到一两个小时,但他们确实尽力了。”杭州市律协文艺团团团长曲律师说。

有意思的是,一些在法庭上能言善辩的律师,唱歌却不是他们的强项。曲律师笑着说:“有几个人实在是五音不全,怎么都纠正不过来,又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。最后,指导老师只好说,你们唱这句的时候,不要出声。”

虽然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,但律师们还是以饱满的热情坚持排练。曲律师告诉记者:“合唱团的 90 多人中,有很多是‘50 后’‘60 后’的资深律师,他们通过唱红歌回忆以前的岁月,增强了自己的党员使命感。这对年轻律师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。”

## 毒之花季

## 未成年人吸毒现象系列调查之原因篇

■本报记者 沈洁琼  
通讯员 林小利 夏霞

每年 6 月是我国全民禁毒宣传月。近年来,随着我国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强,传统毒品(如海洛因)得到了有效遏制。但是,涉及合成毒品(如冰毒、K 粉)的违法犯罪活动却呈现高发态势,与此同时,吸食合成毒品的人群也在逐步低龄化。

据统计,2008 年全国公安机关掌握的 90 后“吸毒人员 1.7 万人,2009 年迅速增至 3.7 万人,1 年内增长 115%,其中一半左右都有复吸记录。而他们中 80% 以上滥用冰毒和 K 粉。

是哪些原因将这些年轻的生命推向毒魔?合成毒品的危害究竟有多大?这些失足孩子今后的路该怎么走?家庭、学校、社会又该担起何种责任?在 6·26“国际禁毒日”来临之际,本报推出这组系列报道,试图探寻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。



甲基苯丙胺

冰毒(资料图片)

## “冰妹”之痛

两道弯弯的柳叶眉,挺拔的鼻梁,小巧的嘴,再加上水灵灵的眼睛——1994 年出生的晏子(化名)是个地道的美人胚子。

然而,记者和她见面的地点,却是在嘉兴市公安南湖区分局禁毒大队。这名花朵一般的少女有着一个令人无奈的别称——“冰妹”(指吸食冰毒的女孩)。

晏子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。母亲是贵州人,在她出世后不久便离家出走。在工地做建筑工的父亲独自拉扯她长大。晏子 4 岁的时候,父亲为她找了个后妈,同时带来了一个比她小 1 岁的弟弟。

说起家庭,晏子就沉下了脸:“不想回忆过去。”她把脸侧到一旁:“我恨亲生母亲,我跟后妈的关系也不好。”可只要说起爸爸,晏子就会露出笑脸。爸爸对她很好,女儿什么样的要求都会依。但是爸爸却管不住她。

在学校,晏子没什么朋友,却喜欢跟社会上的一些男青年交往。在她看来,这些人不受家庭、学校的约束,有本事。渐渐,她无法安心学习,而是无时无刻不想着脱离后妈,脱离那个令她有着痛楚记忆的家,早日步入社会。

去年,本该上初中的她却选择了辍学,父亲极力阻拦也无济于事。离开学校的晏子选择去酒吧做“小蜜蜂”(陪客人喝酒消费,从中提成)。

今年上半年,一个小妹妹招呼她到嘉兴的一家酒吧上班。当天晚上,在酒吧报到后,她跟着小妹妹到了一间出租屋。

屋里聚着几个男女。有人拿出一张锡纸,上面有一些白色的固体物(冰毒),然后用火在锡纸下方烤。白色的烟雾升起,屋里的人开始吞云吐雾,一脸满足。

晏子很新奇,因为她压根不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。小妹妹在边上推了推她说:“要不要试试,减肥的。”一听说可以减肥,晏子来了兴

致,模仿着吸了第一口。

就这样,梦想着早日自立的糊涂少女,却成了毒魔的俘虏。“冰妹”之痛,亦是单亲家庭之痛。

## “朋友”之殇

在浙江省未成年劳动教养人员管理所,记者见到了小兵(化名)。他是贵州人,也是 1994 年生人,皮肤黑黑、个头不高的他,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成熟些。管教民警说,他表现不错,尤其喜欢历史。

我们的话题便从他以前的学习聊起。小兵说,他在学校时成绩挺好,但是家乡经济条件差,大多数孩子到了十五六岁,就跟着大人外出打工养家了,他也不例外。15 岁那年,他辍学跟着叔叔到了浙江打工。

打工的日子很苦,在陌生的环境里,小兵也没有朋友,更没有娱乐活动。叔叔很忙,无暇照顾他。

几个月后,寂寞的小兵开始结交一些社会青年。他们都比他大,经常带着他混迹于酒吧、网吧、KTV。喝酒、抽烟,小兵都是那时候学会的。

渐渐,他发现自己开始犯烟瘾。可买来的烟怎么抽,都感觉和朋友给他的味道不一样。一天晚上,小兵跟朋友去蹦迪,朋友递来一支烟,一抽,对味。小兵好奇地问这烟哪儿买得到,朋友却故弄玄虚:100 元一支,别的地方买不到,你要,我给你弄。

刚开始,小兵还能用自己打工赚的钱买一些,可很快他就负担不起了。无奈之下,他告诉了叔叔。“他们给你的烟里会不会有毒?”叔叔警觉起来。尿检结果让叔叔俩般沮丧:小兵的确吸食过 K 粉。

## 未成年人为何易受毒魔侵害

省公安厅发布的数据显示,我省未成年人

吸食合成毒品的人数正在逐年增加。

“未成年人正处在生理、心理发育期,好奇心重,辨别是非能力不强、自我控制能力弱、社会经验少、易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,以及家庭不和睦、家长溺爱、学习成绩差、自视孤独、不良的朋友圈和对毒品的错误认知,都是这一群体易受毒品侵害的高危因素。”浙江省禁毒办相关负责人分析。

在未成年人吸食合成毒品的群体中,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——女孩占了六成。嘉兴市公安禁毒支队副支队长黄云志介绍,合成毒品的特性(易引发幻觉、性亢奋等)往往使得年轻女性成为一些别有用心者的目标。“在一些娱乐场所,部分未成年女孩为了金钱和刺激,从事‘陪嗨’(陪客人吸食摇头丸、K 粉)和‘陪溜’(陪客人吸食冰毒)服务,并提供性服务,甚至出现聚众淫乱。”

事实上,白色恶魔的危害还远不止这些。它将一步一步彻底摧毁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。请关注本报之后的相关报道。

## 新闻链接

所谓“合成毒品”,是相对鸦片、海洛因这一类传统麻醉毒品而言的。鸦片、海洛因主要取材于天然植物,合成毒品是以化学合成为主的一类精神药品,它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,有的有兴奋作用、有的有致幻作用,也有的有中枢抑制作用。又因为近二十年才在我国出现滥用,并且多发生在娱乐场所,所以又被称之为“新型毒品”和“俱乐部毒品”。

常见的合成毒品包括冰毒(甲基苯丙胺)、麻古、摇头丸、K 粉(氯胺酮)、三唑仑等。